

G 中国故事

团泊湖的春天

□ 王松 杨伯良

那村庄的土屋如同一片低矮的长满荒草的土丘。他当时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诗人绝不会想到,45年后,他眼中和笔下的团泊洼,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45年前一个秋天的上午,洼淀里,羊群在静静地吃草,一个脸颊瘦削却棱角分明的中年人怀抱羊鞭,倚着一棵低矮的垂柳在吸烟。他慢慢抬起头,朝远处望去,这诗句,就从心底流淌出来。他就是诗人郭小川,这首诗,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团泊洼的秋天》。

泰戈尔说:“世界用图画和我说话,我的心,以音乐应答。”从诗人心底流淌出的音乐,是浪漫的诗句。那么当时,在我们的诗人眼里,团泊洼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除了杂草和芦苇,还是杂草和芦苇。

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荒淀,史料记载,面积曾有410平方公里。因为地处白洋淀下游,每遇涝灾年,客水倾下成一片沼泽。清康熙年间,有李姓人家迁此,以打渔为生。嗣后,又有程姓和赵姓先后来此定居,渐渐形成村落。村落是一个高出水面的土台,渔船经常团团围泊四周,这也就是“团泊”的由来。这一带海拔仅两三米,又是远古退海地,低洼易涝,贫瘠盐碱,只能生长芦苇、杂草和野菜。当地曾流传一个粗陋却很生动的民谣:“老东乡,吃菜糠,喝苦水,尿裤裆。”所谓老东乡,指的就是这一片洼淀。

这就是郭小川当年眼中的团泊洼。很难想象,他当时看着这样一片荒草萋萋的荒洼野淀,竟能写出如此优美浪漫的诗句,可见,这才是一个真正诗人的情怀。当时“五七干校”的校址,是河北省新生农场的孵化场。与郭小川在一起的还有张光年、秦兆阳、屠岸等一批作家和当时中国文联各协会的一些知名艺术家。那时,郭小川经常赶着羊群到洼淀里,抱着羊鞭,一边吸烟,一边望着北面的独流减河和远处的村庄出神。那村庄的土屋如同一片低矮的长满荒草的土丘。他当时在想什么?没人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的诗人绝不会想到,45年后,他眼中和笔下的团泊洼,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团泊洼,今天在团泊已经没有人再用这个名字。在它的深处,已是一片宽阔迷人的水面,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景区,它今天的名字叫“团泊湖”。这片水面有61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杭州西湖。在湖畔,已建起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它叫“团泊新城”。郭小川也不会想到,这片曾经荒芜的“老东乡”,今天已经高楼林立,鲜花盛开……

这就要说到团泊人了。

团泊人是厚道的。当年吃菜糠、喝苦水的经历,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团泊湖畔的这座新城规划伊始,它的东区几乎覆盖了团泊镇全部8个村庄的所有土地。当时根据国家相关的土地政策,已做了通盘的统筹考虑。但对团泊人来说,面临两种选择,是固守这里,还是为新城做奉献,离开这片祖辈生活的土地?

团泊人选择了后者。当然,客观地说,这对团泊人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之所以说奉献,是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这里的人们从此就要彻底改变生活,或者说,将要面对一种全新的而且是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日子再难,毕竟是故土,家再破,也“值万贯”。生活在这里的团泊人祖祖辈辈已闻惯了泥土的气味,也习惯了芦苇与杂草在深夜摩擦出的沙沙声。现在,要让他们放弃这一切,显

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团泊镇政府还是决定,为了新城开发,全镇所有的8个村庄,整体搬迁。团泊镇的镇长张强是个话不多,也很低调的人,但看得出来,内心很有定力。他说,虽然说到底,是让所有村民受益的事,但也要耐心细致甚至是艰苦地去做说服动员工作。

应该说,只有具体做过这类工作的人,才会体味到这番话的分量。不言而喻,在我们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在诸多与适应发展相关的工作中,类似这样的工作是最常遇到,也最复杂,最繁重,而且最困难重重的。那段时间,大家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眼熬红了,嘴也起了泡,嗓子哑得已说不出话来,刮再大的风,下再大的雨,也得一脚水一脚泥地去村里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大家心里明白,在为新城做奉献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村民向小康生活迈出一大步。但道理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还是一时不能理解,且不说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就是日常起居,很多人,尤其是上年纪的人,也有很多不能适应的地方。孟家房子村曾有过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村民搬进楼房后,小区周围经常会出现一些粪便,后来一了解才知道,很多村民已习惯了在农家院上厕所的“蹲坑”,搬进楼房,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总感觉别扭,使不上劲,所以宁愿下屋,跑到小区外面的野地去蹲着方便。

显然,要让大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总要有个过程。但所有的人都明白,不管怎样,既然新城东区的规划是在团泊镇,就一定尽全力配合,绝不能拖后腿。有一句古语,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团泊人的奉献也得到了回报。就在他们启动为新城开发整体搬迁的时候,团泊镇也被天津市政府列入第二批示范小城镇。这对团泊人彻底摆脱贫困和旧的生活方式,走向新时代的小康生活,起到了关键,也是决定性的作用。

贰

当年郭小川在洼淀里放羊时,曾经常远眺的村庄叫团泊村。团泊村在干校正西,相距8华里。这里又称“下洼”。村里的赵福喜老人回忆,过去村里人都是喝坑里的水,不光草棍子味,还又苦又涩,住的低矮土屋就更不用说了。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人连连感叹,和郭小川在的时候相比,真是一天一地啊!

赵福喜老人当年曾与郭小川接触过。那时,他还是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一次有领导来看望这些作家和艺术家,让他陪着一起去。也就是那一次,他见到了郭小川。老人回忆,郭小川是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人,比较沉默,也有些口吃,当时大家都围过来说话,只有他,静静地在一边,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当然,赵福喜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诗人,后来写了一首叫《团泊洼的秋天》的诗,竟然让这里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

团泊村在团泊镇的8个村里是最大的村落。全镇有2400多户,团泊村就占了将近一半。这次整体搬迁,团泊村是重中之重。团泊村有团泊的传统和村风。至今,在村边仍立着三座高



插图:郭红松

大的坟墓,当地人叫它“三座好汉子坟”。墓主人分别是程天效,程友明和程宗法。程天效是清乾隆年间的著名镖师,打败过国外的著名大力士巴罗夫斯基,提振了国民的士气。乾隆二十四年,台湾发生潮灾,海平面上升,程天效又押解赴台,一路凶险,历尽艰辛将赈灾物资送到海峡对岸。程友明是程天效的兄弟,程宗法是他村里的民兵,但酷刑之下,他宁死不屈,最后在村北的大场上英勇就义。团泊村的人至今说起赵德恩烈士,仍引为自豪。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团泊村在这次搬迁中,总体上很顺利。示范小城镇的建设,首先的原则是自愿,具体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支持,百分之五的村民不反对。可以想象,这无疑为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但是,团泊人做到了。现在,全镇8个村的农户已基本迁入新小区。小区分南北两部分,一路相隔,林荫绿地中,一栋栋楼房错落有致。楼群里设有各种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学校里传出琅琅读书声,色彩鲜艳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在阳光下快乐地游戏……一眼望去,俨然是一个城市里的现代化居民小区。

这个小区是按“示范小城镇”的高标准和高质量规划的,住宅楼完全采用节能、低碳和环保技术。供暖用地热,家庭的日常用热水采用太阳能,整个小区还建立了一整套雨水收集系统,引进了智能电网,建立了电动汽车充电站。考虑到不同村民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需求,也特意设计了几种各具特色的房型。尚绪臣老人是孟家房子村的村民,他住的这片小区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梦佳馨苑”。他说,当年在村里时,最早住的是三间坯屋,当地叫“一明两暗”,后来改善了,也只是砖屋。刚开始听说要搬迁,也有些想不通,总担心不适应。可搬来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种现代化新生活的舒适和方便。屋里是地面采暖,不仅干净,也暖和,做饭有天然气,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老人满足地说,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接着,又笑着说,这应该就是小康生活了吧!

团泊村的程树胜,住的小区叫“富津馨苑”。在这个集中居住的新小区里,每个村是一片小区,每个小区都有一个充满诗意,且带有美好祝福意味的名字。程树胜已60出头,但看上去还很健

壮,像个40岁的中年人。他现在仍在工作。村民搬来这里之后,除去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相当一部分人也担心就业压力。但这也已经不是问题。这几年,团泊镇周围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今天的团泊镇,距天津中心城区只有25公里,加之团泊新城的开发建设,不仅为就业提供了方便,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团泊这一带的水资源很丰富,所以有的村民仍然从事水稻种植,还有一部分村民则坚持养鱼的传统。程树胜就是养鱼的一把好手,现在仍承包着180亩鱼塘,养了草鱼、鲫鱼和虾。忙起来的时候要照顾鱼塘,就和妻子住在塘边,休息的时候才回来。长期的水边劳作,风吹日晒,把他的脸晒得黑里透红。他乐呵呵地说,每次从鱼塘回来,一进门,感觉不光方便,也舒服多了,冬天不烧炉子不用煤,干净,也更暖和,过去在村里时,脏水都要统一拉出去,现在自己家里就有下水道,太方便啦!他妻子也在旁边笑着说,是啊,咱们总说呢,这生活条件一好,日子过得也更有劲了,干啥都有心气儿!

今天的团泊人,过日子不仅有心气,也更有滋味了。当初曾见过郭小川的赵福喜老人也住在“富津馨苑”。老人的家很亮堂,130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一个宽敞的书房。这些年,老人除去喜欢写东西,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做剪报。在书柜旁边,整整齐齐地摆着剪报本。老人自豪地说,将来有一天,把它们捐献给镇里的图书馆!这样的书房,孟家房子村的史建林也有一间。这是个很结实的中青年,肤色黝黑,眼睛很亮,一看就是个农田里摔打出来的汉子。但他却写得一笔好字。在史建林的书房里,案上和地下,到处铺展着刚写好的隶书作品……

今天的团泊湖已经是一个优美的风景区。

宽阔的水面与天际相接,水中像漂浮一样点缀着几个芦苇丛生的小岛,旖旎的湖水共长天一色。这里也是鸟类自然保护区,被国家列入“中国湿地自然保护区名录”,是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湖中栖息的珍禽有天鹅、白鹭、鸳鸯等,多达38科160多种。湖中还有各种鱼类,且有丰富的地热资源。镇长张强动情地说,这里是我们的诗人郭小川的第二故乡,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对他说,咱们这里已是著名的“鱼苇之乡”“鱼米之乡”,你在这里的时候有故事,将来,也一定会更加欣欣向荣……

(王松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杨伯良系天津市静海区作协主席)

刘小姗,让她把这篇稿子拿出来,但匆忙中,只把原稿的“大雁还没有北来”一句改为“大雁还没有南去”。这也是郭小川后来为这首诗做的唯一一处改动。再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郭小川的书信都没有保留下来,唯这篇诗稿,刘小姗一直小心地珍藏。为保险起见,她把这三张信纸叠好,用塑料薄膜封起来,用四枚图钉钉在一个花梨木大衣柜的底部。直到1976年以后,刘小姗才将这稿子拿出来,交给冯牧,冯牧当即决定在《诗刊》发出来。接着,在北京的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著名演员翟强和朗诵了这首诗,引起全场轰动,万余人的会场掌声经久不息。这以后,又在各种诗歌朗诵会上被朗诵,从此广为流传。再后来,还被编入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

当年的团泊洼,今天的团泊湖,因为这首著名的诗,被世人所熟知。诗人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今天,门前长满半人多高的荒草,两扇紧闭的铁门也已锈迹斑斑。不远的独流减河,仍在哗哗地流淌着,日夜不停地奔向那“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渤海湾。大堤下,曾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水窝子”,那是当时的扬水站用水泵抽水的地方。当年,郭小川和屠岸、华君武、吴祖光等劳作一天之后,傍晚,经常来这里洗澡,嬉戏着解除一天的疲劳。现在这个水窝子已经被浓密的林荫掩映起来,只有不远处,当年郭小川放羊的地方还依稀可辨。站在这里,向西眺望,已经看不到团泊村的低矮土屋,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大厦。在那些高楼中,有一片造型独特的建筑群格外显眼,那是团泊体育中心、团泊足球场、团泊国际网球中心和萨马兰奇纪念馆。向西南和正南方向望去,一片浓荫掩映着星星点点的建筑,那里是团泊镇新建的“光合谷生态文化产业园”、仁爱大学和石油学院……

今天的团泊湖已经是一个优美的风景区。

宽阔的水面与天际相接,水中像漂浮一样点缀着几个芦苇丛生的小岛,旖旎的湖水共长天一色。这里也是鸟类自然保护区,被国家列入“中国湿地自然保护区名录”,是世界上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湖中栖息的珍禽有天鹅、白鹭、鸳鸯等,多达38科160多种。湖中还有各种鱼类,且有丰富的地热资源。镇长张强动情地说,这里是我们的诗人郭小川的第二故乡,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对他说,咱们这里已是著名的“鱼苇之乡”“鱼米之乡”,你在这里的时候有故事,将来,也一定会更加欣欣向荣……

(王松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杨伯良系天津市静海区作协主席)



读更多中国故事

扫描二维码,阅读

如何描述完整性(组诗)

□ 徐南鹏

感谢风

感谢风,它朝我吹过来
它吹着我,又朝着别人吹过去
它吹着春天,也吹着秋天
它吹着花,也吹着果
它吹着群山和道路
吹着远方和满天星辰

感谢风,陪伴我一生
最后,它坐下来
篝火在燃烧
风什么也不吹了
它静静地看大片大片的雪花
落下来

如何描述完整性

如果有月
如果还有云
如果一半多的月
掩藏在云背后
如果你和他在阳台上
如果你把一半多的影子
掩藏在他的影子后面

如果远处尚有星光
如果偶尔传来鹤鸟的鸣叫
如果河床上流淌的
一半是河水
一半是月光

明月

当明月从黄昏的窗口
探出半个身子
我知道,这个白天
将被搅进怀中

村庄史(组诗)

□ 周南

黑水河

一根卡在喉咙上的鱼刺
一颗长在脸上的黑痣
一块额头上的红色胎记
刻进骨头的一个名字
在血液里流淌
就像存放在祠堂里祖先的灵魂
我诗歌里的故乡,生养我的地方
离开后又怀念
讨厌它的贫穷
一些故事如数九寒天的冷
让人落泪
捧一捧它的泥土,质朴温暖
还有槐花的香

村庄史

黑水河,一本古老发黄的书
泥土为字,山石草木是标点
河水是页码,不停地更新
甲骨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
祖祖辈辈的眼睛
都在反复阅读这本书
一代代都在用自己的双手
血汗续写这本书
黑水河像一部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的电视剧
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是配角
有的激昂如金石之音
有的平淡是露水滑落
有的如地窖阴冷,有的如太阳炽烈
人人都握住笔,在上面书写
成历史,经历史
心灵史,忏悔录,作恶记
苦难记,人物志,风物志
不停地增减删去
就像每个人一生的加减乘除

草帽

他出生在一个叫黑水河的村庄
出生的夜晚漆黑一团
伸手不见五指
据说接生婆把他两脚倒提
一巴掌打在屁股上
他的哭声震动房屋上的瓦
接生婆说她这辈子第一次听见
婴儿的声音如打雷
小名贱一点,能逢凶化吉
他的小名非常难听
——狗蛋

十六岁他就扛枪

那里有光呵
是亘古的,也是崭新的
是燃烧的,也是静谧的

就在明月的夜里
做一个梦
一辈子的梦
柔软、洁白

对应

这世间万物
皆有对应

陆地上的河流
和我的身体里的河流
形成直角
而且相互涵涌

我的体内
同样有两条大河
并且皆可传颂

对话

我对着一朵花
读一首诗
它一点一点开了
花香羞涩四溢

这首诗,是赞美

我对着一朵花
读一首诗
它一点一点谢了
花瓣缓慢枯萎

这首诗,是祷告

枪和人差不多一般高
他感觉扛枪就是不同
神气,威武,不受人欺负
枪代表力量,为自己说话
最洪亮有力的话
后来,他出川去过山西
用有力量的枪和日本说话
去过海南岛
再后来,他渡过鸭绿江
他一共负伤九次
有七块弹片种子一样长在身体里

最后回到黑水河
葬在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葬在了他父母身边
因为他说,活着时没能尽孝
死后就让他守着父母
并给他坟头挂一顶草帽

没有人知道他的意思
他也没有解释
这顶草帽
吹风时就是一面飘扬的旗子
平时远看就像一朵白云
远看就是一颗遮风挡雨的心

扁担

一根扁担
十六岁时就爬上你的肩膀
挑水,挑粪,挑柴等
土地上生长之物,你挑
大地上沉重之物,你挑
你后来对我们说,不是挑选的挑
而是非挑不可的挑
挑月亮,挑太阳,挑泥巴,挑石头
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姐妹
你是老大
后来还是老婆孩子
十几张嘴不挑行吗

你感谢扁担
上山下坡,挑起扎实的日子
用肩膀磨平它的粗砺
用汗水浸透它的骨骼
扁担就有了弹性,减轻重量
几十年你与扁担相依为命
扁担的一头是命运
扁担的另一头是抗争
你挑在中间
虽然弯了腰,驼了背
却把日子挑出一片江山

你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父亲